



因格拉門著
胡澤許炳漢譯

漢譯
世界
著名
著

經
濟
學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二〇〇七一)

漢譯世界名著 經濟學史 一冊

實價新法幣十二元

——上海發行所——

* 版 翻 *
* 有 印 *
* 所 必 *
* 究 *

原 著 者 J. K. Ingram

譯 者 胡 炳 漢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四冊面數
各自起迄今合訂一冊面
數仍舊讀者鑒之

譯例

- 一、本書句讀悉依新式標點。
- 二、本書地名人名譯法，以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標準漢譯外國人名地名表爲準，其爲該書所無者則就音自譯，間採一般普通譯法。
- 三、本書附註甚少，其關係重要者亦擇尤譯之。
- 四、關於經濟學上之術語則採取最普通之譯法，並附以原文，以期明瞭。
- 五、本書均逐句順譯，期與原文切合，俾讀者便於對照原書，作者精意，不致漏遺。

序言

因格拉門博士 (Dr. Ingram) 在他自己的經濟哲學裏已給我們一些原則，可以幫助我們確定他在經濟思想史中的地位。第一，因格拉門是法儒孔德 (Auguste Comte) 的私淑者，但是在經濟學上他最同情於德國歷史學派，如洛瑟 (Roscher)、克尼斯 (Knies)、西摩勒耳 (Schmoller) 和其他在德國內和在其他地方與此派相連的人們，他都默然心許。說到他與歷史派諸人相殊異之點，其殊異之來，主要的仍緣於上述之事實，即是，他是孔德的私淑者，又是孔德實證派所揭櫫的『人道宗教』 (religion of humanity) 之信仰者。因格拉門的社會和經濟哲學之主要思想線索，或者是進化觀念，這個觀念，在七十五年以前，孔德解釋之明晰，有非後人所能及。進化的觀念現在又可說是『相對的觀念』 (idea of relativity)。裁決各種制度須考其相當的時間和境地，了解各種人類也須證驗其所處的國家和所生的時代之一般生活。我們判決因格拉門，也必定說他是愛爾蘭人，生於一八二三年，他主要的經濟著述是在一八八〇年左右，大約是在一八七五——

一八八五之十年間。

因格拉門最初引起世界經濟學者的特殊注意是在一八七八年，那時他把他的講演政治經濟學之現在與將來 (The Present Position and Prospects of Political Economy) 公布於世。這是他在『英國科學促進會』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於一八七八年在都伯倫集會之經濟統計部的開場演說。他是那時愛爾蘭統計社會學的會長，又是促進會經濟統計部的主席。他的演說開頭就描述英國那時候政治經濟學的情形，他所畫的主要綱領之正確，確是無人可以駁回的。這是那時一般公認的，政治經濟學在公共的珍視中是在低潮的時候，並且科學家對經濟學的地位也發生疑惑，如經濟學是否可在『英國科學促進會』中佔列一席之疑問發生，此其明證，就是這種疑問引起因格拉門考察政治經濟學應否在包含一切真正科學之促進會中占一地位的問題。二十五年以前，政治經濟學得了一般人的信仰，並且許多人鑒於牠的主要諸說，便以為達到了止境了。然而自一八七八年以來，經濟學已引起薪資階級及其代表者之反感，並且招致了一般科學家的懷疑。

因格拉門要想說明政治經濟學的這種不滿足的境地，並欲指出救濟的方法。他遵循其師孔德之說，以為政治經濟學之顯然失敗是在與其他社會科學分離，而救濟的方法，他相信在於使政治經濟學成爲普通社會科學——即社會學——之一部。但是這種政治經濟學僅爲其全部一章的社會學，將爲一種與時進化的社會學。社會進化是一時代到一時代的，所以每時代的相當學說應爲該時代的生活之寫真。政治經濟學以前太過於絕對了，在英國中的經濟名匠所定下的主義，其本人與其從者都認爲可適用於一切時間和境地的。自由貿易是對的，保護主義與自由貿易相反，按照一般公認的見解，則斥爲不對；然而按照歷史學派的意見，這兩種辦法，都不能說那個是對的，那個是不對的。真正政策之設立須參照特殊的境地在進化中所處的特殊時代。這是因格拉門的一種解明。

從因格拉門的政治經濟學普通概念之必然推論，他又主張政治經濟學的另一錯誤是在牠的過於抽想和演繹的性質。他雖不反對演繹法，却是他主張要了解經濟世界，我們須如理查茲（Richard Jones）以前所說的，『觀看與考察。』我們須考察過去的和現代的事實，我們大體上

須是歸納法而非演繹法。

因格拉門又在政治經濟學中找出一種毛病，即是「乾燥與嚴酷」，這種毛病是人人覺得的，這或許是牠的方法之必然結果。經濟學者離開了實際的情狀，必致失掉人羣的同情接觸，而且被視爲與人羣願望相反的了。

在一九一五年的青年經濟學者要瞭解一八七八年的實際情形是很困難的，但是他們若不知道這種情形，便不能正確的了解因格拉門的大事業。經濟思想中的新運動那時在美國尙未開始，而在英國則因格拉門和他的朋友勒斯力 (T. E. Cliffe Leslie) 乃是此運動的先鋒。勒斯力比因格拉門較遲生四年，也是一個愛爾蘭人，並且又是英格蘭教會的牧師的兒子。這種思想運動是與那時所謂的歷史學派緊相連接的，而美國人之覺得此運動，大約要遲緩五年，因那時許多在德國留學的青年美國學生已經回到本國開始宣講同樣的主義了。在英國所有的情形在美國也同樣的發現。要是一個人現在去讀前世紀八十年間的美國出版物，他必定覺得置身在另一奇怪的世界。一般青年經濟學者，大約比因格拉門較年青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的人們，都覺得一些領

袖學者所倡導的政治經濟學不特與科學的進步相反，而且與人道的進化相悖的。我們現在很可見得清楚，科學的仇敵不十分是這些宗師如李嘉圖、亞當斯密的真正學說，而最是我們所方便稱謂的——雖不能說是恰當的稱謂——斯密主義派和李嘉圖主義派。小學者們，「寄生蟲」聚集了某種堅硬教義於諸大師的周圍，並從而釋出許多不可靠的推論。從科學上的意義說，這最壞的是——用巴佐特（Bagehot）慣用的話——經濟學的周圍已形成了硬殼以致不能發展了。

本文作者乃此種青年之一人，在因格拉門於一八七八年發表他的講演的時候，他正在德國留學。他很記得此演說在德國發生的印象，不亞於較後數年在美國所發生的印象，不過在美國的反對派比在德國的為尤多。這種演說表明一種真正進步運動之開始，並揭出經濟研究在德國和其他各國的一種較熱誠較正確的認識。此演說的德譯係出於哈勒（Halle）大學康拉德（Prof. J. Conrad）教授之提議，從學於康氏的美國學生比從學其他德國教授的為尤多。都伯倫演說詞於一八七九年出版，社耳博士（Dr. H. von Scheele）作有序言。丹麥文譯本也於同年在哥卑納給出版。

其次我們要注意的是因格拉門於一八八〇年九月在都伯倫職工聯合會 (Trade Union Congress) 所發表的講演。此講演題名為工作與工人 (Work and The Workman)。力斯特 (Mr. T. W. Lyster) 是都伯倫國民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的館長，為愛爾蘭圖書館學會 (Library Association) 編了一篇因格拉門著作史，並在此會的雜誌中發表，在這著作史裏面關於此篇講演會作下列的簡單敘述。

「這是一篇『勞力真正人性觀』的請願書。勞力不是可與勞工人格分離而獨立存在的東西，勞力不是一種商品，如穀物或棉花。勞工的本身，他的人的需要，人的性質，和人的情感，都應完全放在心中的。因格拉門從這個假定演出數種推論——工人應有(1)相當的工資，(2)良善管理的家庭和家庭生活(思想的閒暇)，(3)教育；並歸結來說：「對於工人真正重要的」，不是少數人能夠從他們的階級中興發起來——這種事情有時反於階級有害，因為拔去了牠的有力分子。而真正有切身利益的，是要全階級都能在物質的舒適和安全中，並進而在智識的和道德的陶冶中，提高起來。」

這篇政治經濟學史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初見於大英百科全書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第九版 (一八八五年) 修訂後而刊行成書是在一八八八年。但是在未刊行成書以前，大英百科全書中的這篇文章在美國已印成單行本，以應經濟學生之用了。這種辦法是出於哈佛大學陶西格教授 (Prof. F. W. Taussig) 的提議。此書已譯成歐洲各國文字，並且譯成日文。因格拉門於是布散了一廣大的力量。不管一般批評家怎樣說，因格拉門已經給了全世界一個信息，這是很顯然的。

因格拉門在美國是產生『新經濟學』的動力之一，『新經濟學』云者其實未免誇大。我們青年一般都覺得因氏在大體上是與我們合作的。他幫助我們推動一種力量，竟致於一八八五年成立了美國經濟學會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這學會是為美國經濟思想史當中開關了一個新紀元。他的年齒甚高，就是發起這學會的較長諸人也不能不視之如父，但是我們覺得他的精神却是與我們一樣年青。這學會吸引了世界的注意，並引起其他國家發生這同樣的組織。就是較晚五年成立的英國經濟學會 (British Economic Association) 也有部分是緣

於此會的影響。

美國經濟學會也相當的承認因格拉門的功績，於一八九一年歡迎他爲名譽會員。作者在那時是美國經濟學會的書記，于贈給此種名譽於因氏覺得特別的快樂。這是毫無疑義的，因格拉門於大西洋彼方經濟學朋友的這種承認也是十分欣受的。

就是在這種短短的序言中，我們也應當說的，是因格拉門在大英百科全書第九版作了許多關於經濟問題和經濟學者的論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奴隸制的論文，此文曾經增訂出版名奴隸制與農奴制史（The History of Slavery and Serfdom）。

此篇不是敘述因格拉門的生事的地方。作者之意是在於本書著名作者的事業給一種簡短的概念，以爲評薩因氏在政治經濟學上的功績之基礎。因格拉門擴大了政治經濟學的領域，不管我們怎樣規定政治經濟學的正常領域，然而事實上此種科學在英國美國與在其他地方已擴大許多了。我們大多數的人對於以前所定出的經濟學的界線都覺得不是自然的，而且每每在我們的研究正有所得的地方便截然的教我們停止。我們一研究勞働問題，工人房舍的改良，工人經濟

情形的改善；我們便要被唾罵，說我們越過了政治經濟學的正當範圍。我們現在可以自由進行我們的研究，前此阻尼我們的人爲的界限已經撤去了；我們對此不能不歸功於因格拉門，承認他是擴大經濟學領域的先鋒。

我們若再討論現代經濟學者對於經濟學正當界線的意見，覺得離題太遠。但是我們可說政治經濟學現在已自由的認爲是一種社會科學了，然而同時我們也要承認近世經濟學者沒有遵從因氏的意見，將政治經濟學僅作爲社會學之一部。近年以來，就是最進步的思想也趨於經濟學與社會學分離的方面，各有各的領域，而同時經濟研究却因社會精神之高漲而擴大了範圍。至於經濟學與倫理學及其他社會科學之關係也是承認的，但亦各有其範圍。我們現在回想到亞當斯密所說的話：「若是一個樹枝在一方曲之過甚，欲使其直，也必以同等的曲度施之於彼方。」

因格拉門是倡導人道主義經濟學派的領袖。我們現在不是要細評該派諸人的功勞，但是在英美兩國中因氏在這方面却有大部分的勳績。他作了他的「作人」的職務。其成功如何，可見於馬爾薩斯 (Marshall) 的經濟學原理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第一冊第一章，在此章裏面，經濟學

被稱爲研究財富和研究一部「人」的科學，並說：「貧乏是否必不可免的物之一問題，乃經濟學中最有趣味的問題。」

因格拉門是創建愛爾蘭統計社會學會的一人。他之設立此會，是想用統計研究以促進社會之改良。他於提高統計研究的興趣和促進英美的統計科學確有功勞的。

因格拉門又有一種動力鼓勵熱心研究經濟歷史的人。在前世紀中英美的許多優秀經濟學者均會注意於經濟史，而因格拉門則幫助他們造下一個順利的社會環境。

因格拉門是一位淹通博大的學者，他在各種學問上都頗知名。他是一個精深的數學家，又是一個博學的方言家。他常評論莎氏比亞 (Shakespeare) 和騰里孫 (Tennyson)，他本人也是著名的詩人，特別他的「短詩」(sonnet) 博了一般正當批評家的讚美。他作各種方言的文章，並在一八六六年被任爲都伯倫大學希臘文的皇聘教授 (regius professor)。若是細數因氏在各方面所占的地位，和論列他在智識活動上所有的各種著作，將使此種序言過長，不中體製。他的幾位朋友在他死後曾說他或許是世界上最具有學問的一人。

上述云云，均足表明因格拉門頗是一位舊式的學者，而不是近世的專家。他的政治經濟學史——或許是他最著名和最重要的作品——不過是其許多作品之一，政治經濟學也不過是他的各種學問之一。政治經濟學並不是他的主要興趣之所在，他的主要興趣乃是宗教學。『人道宗教』創造於孔德而闡發於實證派諸人。此處自然不能涉及任何宗教的討論，但是我們須說的是因格拉門因醉心於人道宗教之故影響他的經濟研究不少。他不把孔德的社會學作他獨立研究的出發點，却把孔德當作他的標的。因此孔德的教義從全體看來已無形中給因氏經濟哲學之發展上一種限度。孔德之影響於因格拉門，從科學上看來，不是一個好的影響，這或許是一般人所公認的。然而因格拉門生活中的主要動力到底是他對於人道的熱心。他的情感是在公共幸福。他的嚴謹的性質似乎使他對於接觸他的人們有若冷酷，然而我們知道他對他親近的家族是怎樣的深情，我們又知道他於家族以外對他的國家和對全人類是怎樣的博愛。他是一位深思的哲學家，見到宗教是人類幸福之不可少的條件，然而於襲傳的宗教又覺無可滿意之物，故熱烈的來擁護孔德的『人道宗教』，因為他的心目中覺得這名稱是可代表其實質的。他相信『人道宗教』的

哲學，他相信這宗教有感動人類的力量。因格拉門在一切社會中的活動都表出他的主要目的是在謀人類幸福，科學的目的不在其本身，而祇是爲促進人類幸福的工具。

因格拉門所處的環境及所秉的天姿都是居於領袖地位而可以自創一派思想的。專門經濟學家在英國現在是很少的，而在因格拉門之時則尤少。他多年就與他能表同情的青年經濟學者離開了。他又是很恭敬和謙退的，沒有一般領袖的那樣自是心。要是他能置身於近世的大學而與青年經濟學者們接觸，他的事業與名譽將不止此。可是他的事業究竟能否因之而擴大，或許是一疑問。他的力量因擴大散佈而且有時幾於不可索尋之故，或許減少了也未可知。他的貢獻是在一般經濟思潮和入道主義的進展中，這也一定是他自己所期許的。

可是就是這樣尙不能確定因格拉門的最終地位，然而他在近代經濟思想史上有一堅牢的地位，這是可無疑義的。近世政治經濟學不能不感謝他的功勞。他對於許多以前的英國經濟學者似乎革命一樣，或許以前和現在還有人覺得他攻擊英國的經濟學諸大師太利害了。他在有些地方或許是過分一點；可是他是在一種論戰中，這種論戰就是從這一般時過境遷的人們看去，也